

汉语动结式二语习得研究综述

张亚锋^{1, 2} Ambigapathy Pandian¹

(1.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Kota Samarahan 94300;

2. 黄河科技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河南济源 454650)

摘要: 本文在回顾前人习得研究综述文章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回顾二语习得最近10年研究的必要性。在二语习得文献的回顾中, 主要分析了最近10年以动结式为主题的相关研究, 从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受试者, 研究范式, 研究结论等几个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在综合相关研究基础之上, 作者肯定了学者们在过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同时也提供了研究的不足并提供了未来供研究学者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汉语; 动结式; 二语习得; 综述

汉语动结式的研究是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热点话题, 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几十年来产生了众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众多学者(如 蔺璜 1998; 石慧敏 2011; 高京京 2012; 刘逢春 2014; 吴茂刚 2016; 魏巍、黄志芳 2017, 卢艳梅 2019 等)曾经从不同角度对相关研究做了回顾和评价。回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动结式的核心(动词核心论、结果补语核心论和双核心论), 动结式的界定与分类, 动结式的及物性, 动结式的相关句式, 动结式的语义指向及其配价, 动结式的产生时间, 动结式的形成机制, 研究焦点以及相关研究专著介绍等相关问题; 时间跨度从 1982 到 2015 年。不得不说, 这些研究让我们对于汉语动结式的相关研究有了高屋建瓴的了解, 但经过分析发现前人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 回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汉语动结式的理论探讨上, 相关应用研究, 尤其是有关习得研究回顾较少, 卢艳梅(2016)也只是在其中用较少的笔墨简单回顾了几项对外汉语相关研究。因此, 本文将从汉语作为二语的对外汉语习得视角, 系统回顾近 20 年来(2001-2021), 尤其是近 10 年来所做出的相关习得研究。

一、动结式特征: 形式, 语义与用法

汉语动结式具有高度的能产性, 高频性等显在特征, 无论是在母语教学还是作为二语教学, 都是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动结式从形式上来说由述语(V1)和结果补语构成。充当述语的大多为动词, 尤其是及物动词, 也可以是形容词, 如“累惨”一词中的“累”或不及物动词如“哭湿”一词中的“哭”; 充当结果补语的通常是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

广义的结果补语指一切可以解读为结果的补语, 包括结果补语、趋向动词、完成补语、程度补语、状态补语等(林华

2001; Yip po-ching & Don Rimmington 2009)。吕叔湘(1980)曾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一书中提出专门提出过动结式的概念, 但区别于动结式, 他把带有趋向动词的补语称之为动趋式, 而更多的学者(如陈继东, 2008 等)把动趋式和动补式作为广义动结式的两种不同子类型。动结复合句中述语和结果补语之间语义上存在因果关系。

动结式具有歧义性和多义性特征。如使用频率最高之一的动词“打”, 就有最多达几十种不同的含义, Gao Hong(2001)和田兵(2004)曾专门论述过“打”字的典型语义结构; 同时根据复合词的语义指向, 动结式又可分为三种子类型: 语义指向主语, 语义指向谓语和语义指向宾语(范例参看 1a-c)。

(1a) 张三打碎了花瓶。

(1b) 张三吃完了饭。

(1c) 张三笑疯了。

在例(1a-1c)中, (1a)“碎”的论元是宾语“花瓶”, 因此属于语义指向宾语类, 也叫致使义结构(施春宏 2007; 周红 2006); (1b)“完”是表示“吃”的动作的完结, 因此属于语义指向谓语类; 而(1c)中结果补语“疯”的论元是张三, 因此属于语义指向主语类。

动结式可以出现在多种不同的句法结构中(黄月圆 1996; 王红旗 2001; 施春宏 2015; 褚鑫, 2016), 如施事主谓结构, 施事主谓宾结构, 受事主谓结构或主题句, 被动句, 动词拷贝句, 把字句等相关句式(如例 2a-e)。

例: (2a) 他喝醉了。 施事主谓结构

(2b) 他打碎了花瓶。 施事主谓宾结构

(2c) 花瓶打碎了。 受事主谓句, 也叫主题句

(2d) 花瓶被他打碎了。 被动句

(2e) 他打球打累了。 重动句或动词拷贝句

二、动结式二语习得研究综述

汉语作为二语的二语习得研究有中国悠久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 朱德熙、吕叔湘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始终关心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2019 以后这一事业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 国际中文教育(2021 郭熙, 林珺欢)。广义的国际中文教育包括三种类型: 国内叫对外汉语教学, 海外交国际中文教学, 还包括海外的华文教育, 这里仅限于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 对外汉语教学广大教师和相关研究学者积极实践思考, 产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本研究将重点回顾近 10 年 (2011-2021) 所取得相关成就。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差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对象、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受试者母语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接下来我们将详细分析。

研究对象指研究者调查的语言项目, 包括形式、语义、句法、语用等。动结式由动词和结果补语构成, 本身是一个歧义的概念, 既可以词法角度, 也可以从句法角度来分析。从形式来看, 很多个性化的动结式习得状况被研究 (如 [张夏 2016] 考察了“V 到”和“V 着”的对外汉语教学, [王靖雯 2017] 的“V 满”结构的习得, [靳飘 2018] 的“V+adj”动结式的习得, [马志刚 2014a] 的致使类动结式的习得, [张园 2012] 的“V 见, V 到”类动结式的习得, [俞媛媛 2013] 的形容词做结果补语的动结式的习得, [权慧莉 2013] “V 好, V 完”的习得, 魏婷婷 [2015] 的虚化动词做补语的动结式的习得, [常馨 2012] 的“到, 晚, 好, 成”结果补语的习得; [冯萧, 姚力宏 2012] 的“V 掉”习得研究等), 从语义和句法层面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如 [韩雨 2014] 的“V 掉”结构的句法语义的习得, [张晓 2020] 的结果补语语义教学, [张静 2015] 的动词拷贝句或重动句的习得研究, [姜有顺 2020] 动结式把字句的相关研究, [马志刚 2014b] 对动结式复合体态义的习得等)。

从理论框架来看, 在二语习得领域更多的有关动结式的实证研究属于归纳总结性的质性研究, 而涉及到理论框架的定量研究数量不多, 主要集中在认知语言学及其相关理论, 如朱旻文 (2014, 2017) 引入认知语言理论, 借助事件框架理论中的因果事件框架和注意窗的概念, 官渝婷 (2019) 基于因果事件框架的研究; Farida salah mohamed anwar Bassuny (2020) 同样基于 Talmy 的事件框架理论和因果事件框架; 马萍 (2018) 研究基于 Talmy 事件框架理论中的因果事件框架和基于事件框架下的语言类型学理论; 陆燕萍 (2011, 2012) 以构式语法为理论框架; 马志刚 (2014) 基于内部情态理论对汉语动结式进行了理论分析; 温馨 (2017) 做了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结果补语教学研究, 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刘丽、王初明 (2018) 以王初明提出的续论为理论框架考察了汉语动结式习得的心理过程和拉平效应等等, 绝大多数都是以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为框架开展的。

语言迁移和跨语言影响的相关研究证明了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期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倡的国别化教育顺应这一趋势。不同母语背景的受试者成了重要的参考因素。随着不同国籍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加, 大量基于不同母语背景的动结式习

得研究得到了广泛开展, 这些母语包括泰语 (如官渝婷 2019; 姜有顺 2020)、西班牙语 (如李思莹 2014; 程钰珊 2020)、英语 (如靳飘 2018; 朱旻文 2014, 2017; 许雪珍 2017)、波兰语 (如马萍 2018)、韩语 (如徐瑜彤 2016; 张晓 2020)、朝鲜语 (如白燕 2007)、吉尔吉斯斯坦语 (如刘宇 2018)、印尼语 (如柯亚芬 2019; 郭嘉宁 2020)、日语 (如王永德 2004)、越南语 (如汪小雪 2012; 王艳 2017)、缅甸语、马来语 (如王艳 2017)、俄语 (如奥列格 2017; 杨烨燊 2014)、土库曼斯坦 (如 Velmyradova Altyn 2019)、乌兹别克斯坦语 (如别克 2018)、尼泊尔 (如优凯思 2018)、布隆迪 (如李畅 2019)、蒙古语 (如格萨茹拉 2007) 等。

总体来说, 大多数的研究是以中国周边亚洲国家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学习者为主展开的, 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来华留学生的地域分布造成的, 因此英语为母语和其他欧洲国家语言 (如法语、德语等) 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未来的研究从广度上来说需要有更多的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参与以应对国别化教学的要求, 同时也需要开展更多英语等为母语学习者的相关研究, 因为英语当今世界唯一的共通语或世界语, 使用范围最广, 群体最大。

从研究范式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定量研究 (quantitative), 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 (mixed) (Maxwell & Delaney 2004)。定性研究也称为描述性研究, 广泛用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 主要目标是描述某一研究主题的特征及其现象, 观察和问卷调查是主要的收集数据的方法, 通常通过使用频数、百分比、平均数和其他描述统计量来发现相互之间的关系, 属于归纳性研究。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发现在过去二十年的对外汉语研究, 以定性研究为主, 主要是运用错误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来考察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中介语中出现的错误类型, 并依据一语和二语的比较研究来预测语言项目习得的难度和出现错误类型的原因, 最近 10 年随着动结式研究的逐渐深入, 定量研究、实验研究、混合研究开始逐渐增多 (如马志刚, 2014a, 2014b; 何美芳等, 2019; 冯丽娟, 2017 等), 但相对数量依然不足。

从研究方法来看, 大量的研究使用了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和个案研究的方法, 通过分析语料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考察动结式的习得状况。语料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 HSK 动态作为语料库。该语料库是由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公开的二语学习者语料库, 库里收集近些年来所有参加汉语水平考试考生的作文语料, 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信息, 包括参考考试人员的国籍、各项得分、词频、句法、编码, 以及依据不用标准进行的统计分析等相关信息。除此之外,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也都在逐步开发自己学校的中介语语料库, 但过去的研究多为基于语料库的定性研究, 更深层次的语料库研

究相对较少(可参看[Stefan Th.Gries 2016]利用R软件进行了定量语料库研究)。

三、贡献与展望

汉语作为二语的第二语言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的错误类型总体概括为四类:回避、过度使用、省略、误用等;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初级、中级、高级)会影响动结式的习得顺序及效果;不同的一语类型会对汉语学习者动结式习得产生影响。通过分析不难看出相当数量的二语习得的相关研究都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论文,有些研究者还是来华留学生,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的确为我国以及国际汉语教师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尽管过去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不难发现为满足个别化教学的要求,还需要更多的不同一语背景的二语汉语学习者的习得数据,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欢迎更多的来华留学生,并通过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平台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数据。除此之外至今我国还没有设置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博士学位,导致更高层次的相关研究缺乏;从研究者单位来看,绝大多数的对外汉语类相关文章都是由中文专业的相关研究生或研究学者完成的,而外语界涉及相关领域的学者相对较少。在国家设立交叉学科的大背景下,更加有必要增进中文届和外语界的沟通交流;令人鼓舞的是在最近几届由中国二语习得研究会主办的全国第二语言习得高端国际研讨会也开始增加对外汉语专场,而且有些外语届的导师也开始招收对外汉语方向的硕士、博士生(如王初明),但是无论从范围还是融合的深度上都有待提高。

从二语习得的回顾我们发现,国内研究主要是从教学出发,运用错误分析和对比分析,个案分析等质性方法,考察不同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特征,而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把动结式置于更广阔的语言背景下,采用定量,实验等方法对相关涉及心理,认知因素等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一语习得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典型性在习得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Chen Jidong 2008),梁海燕(2014)证明了典型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Kellerman(1978)很早就认为多义项的习得是基于典型性(prototypicality-based)而不是频率(frequency-based)的,但是国内对外汉语界有关二语习得中典型性的角色相关研究缺乏。张钊(2008)在一语习得中也提出了典型动结式的标准问题,但提出的标准只是共性的,并未融合具体的动结式句法语义特征来具体系统考察动结式的典型性,也并未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尽管吴琳(2018)曾经基于高频性、产出性,以及认知域等相关参数系统探讨考察了典型汉语动结式,但是典型性本身就是一个典型概念,不同标准的使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吴

琳没有在她的分析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还需要更多有关典型性标准的探讨以及对不同汉语语法结构二语习得的相关研究,以实现对外汉语教学大纲的优化,而且习得研究的数据反过来也会为理论研究提供证据。

参考文献:

- [1] 常馨.中高级阶段韩国学生习得“到”“完”“好”“成”结果补语偏误分析[D].辽宁师范大学,2012.
- [2] 褚鑫.构式语法观下的动结式及相关句式研究[D].吉林大学,2016.
- [3] 冯潇,姚力虹.英语母语留学生学习“V掉”动结式的偏误研究[J].国际汉语教育,2012(02):125-133+207.
- [4] 高京京.近五年动结式研究综述[J].语文学刊,2012(06):41-42.
- [5] 郭熙,林瑀欢.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3-16(003).
- [6] 官渝婷.基于因果事件框架的泰语母语者汉语动结式习得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 [7] 韩雨.“V掉”结构的句法语义及韩国留学生习得偏误分析[D].西安外国语大学,2014.
- [8] 何美芳,鹿士义,张亚旭.不同语言类型的二语学习者汉语动结式加工的眼动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9,33(02):244-257.
- [9] 黄月圆.把/被结构与动词重复结构的互补分布现象[J].中国语文,1996(02):92-99.
- [10] 姜有顺.高级汉语二语学习者对谓语是动结式的“把”字句题元关系的习得[J].世界汉语教学,2020,34(02):245-259.

作者简介:

张亚锋,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语言与传媒学院在读博士,黄河科技学院济源校区语言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

Ambigapathy Pandian:语言教学与二语习得博士,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语言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